



西伯利亞戍地

馬可維茲 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西伯利亞戍地

著者 馬可維茲
譯者 林 疑 今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091 開本. 782×1067 1/25 印張. 18 $\frac{6}{25}$

字數. 325 000 定價頁. 238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4 000 冊

1—4 000

定價 一元七角六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昆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中 和 印 刷 廠 製 版

大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山西北路五八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現代文學譯叢

西伯利亞戍地

匈牙利 馬可維茲著

林 疑 今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Rodion Markovits
SIBERIAN GARRISON

Horace Liveright
New York, 1929.

內 容 提 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匈牙利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着腐敗和不義。這部小說寫一個知識分子，畢業後就失業，攜帶家眷，奔走京城，央人謀事，完全失敗。後來大戰爆發，只得應徵從軍，雖則他患了扁平足的毛病，不宜行軍，檢查體格的醫官還是錄取了他，同時有好些健全的人卻在逃避兵役。軍事訓練班的情況，又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醜惡，有的公開行賄；有的托人說情，留在後方，不上火綫。作者拒絕行賄，上了火綫，胡裏胡塗地給敵軍俘虜了，接着又給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阿穆爾省的邊境上過着俘虜生活。後來十月革命發生了，俘虜們本來可以回國，可是又給捲入內戰。俘虜營裏不久有了革命的萌芽，可是受到了白衛軍的摧殘，幸而紅軍終於打垮了高爾察克，給俘虜們帶來了解脫的幸福。作者在全書中用藝術的手法概括了歐洲知識分子在革命前夕的苦悶徬徨。

一個夏天的星期日下午，全城都籠罩在溫柔迷人的風光中。

漫長的六天以來，工廠的高烟突整天冒着黑烟，織成陰黑的帷幕，遮蔽了全城，但是隨着放工汽笛最後的吼叫，這些晦暗的飄帶也就消散了。

早上落了一陣溫暖的夏雨，沖淡了烟幕，隨後又刮來一股勁風，把烟幕撕成碎片，刮走了。

遙遠的田野裏傳來一股撲鼻的香氣，飄散在空氣中，而天空則像一把巨大的藍色綢傘，覆蓋着奇斯佩斯●。

在大耶諾斯街上，有扇窗子打開了。窗子是病人打開的，現在他正憑窗閒眺，大街上的喜樂就在他那蒼白的臉上顫動着。

『我的病大概好啦，』他有點焦慮地想道。

他這句簡單的話裏含有畏懼，講完之後又爬回床上去，千頭萬緒的感情使他非常苦惱。

在他生病期間，樣樣事情都擱置了起來。他對於每樣事物的感覺都變得遲鈍了，對一切事物的重要性都辨別不清楚了。現在他的身體一恢復，責任感便又慢慢在他心中覺醒過來。

●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郊外鎮名。『奇斯』原文是『小』的意思。

在這以前，他只有一個義務：養好病。但是在他生病期間，輕微的愁煩已經逐漸加重。細微的裂痕已經拓廣成爲深坑。清新的水井已經變得混濁。但是他無法可想。對於他，一切還像從前一樣——人家溫柔地擋住了降臨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情。

他從一個內省的小城來到首都，盼望拿文憑來換取麵包。他暫時住在市郊的工廠區，因爲他認爲這一帶的生活條件較低，他可以有更充份的時間來等待機會。他本來指望搶到一個安穩的小飯碗，弄到一份穿白襯領的差使。

但是他患了喉嚨痛的毛病，於是使他一下子垮了下來。好幾個禮拜以來，他一吞嚥東西便疼痛。他曾經催促自己趕快恢復健康，現在就在這個愉快的美麗的夏天下午，他的健康果真快樂樂樂地來到了。

隨後他忽然感到，他的幸福在消退中，他的疾病就是這幸福的最後殘餘。在他那愁苦的歲月海洋中，這場病突然變成了一座藍色的島嶼。好幾個星期以來，焦慮和希望就在他周圍人們的眼睛裏，向他閃爍着。現在他閉上眼睛，回想幾星期前一個可愛的辰光。他底妻子，金黃色頭髮上滿是蘋果花瓣，嘴唇上流露着歡笑，身子投在他的床上，喜不自禁地口吃地說：

『——我們的小孩子搖了樹——那株小蘋果樹——我正站在樹底下，所有的花瓣都掉在我身上——我們的小孩子搖了樹——』

他閉攏眼睛。他看得見那可愛的金色髮髮在歡快地顫抖，她唇上露出喜樂的笑紋，眼睛裏射出

● 泛指一般公事房辦公室的職位，不必穿上工裝，從事體力勞動。

青春的晶瑩的光芒。他還記得他兒子那雙柔和的小手，在他發燙的額上輕輕撫摩。

現在他的疾病在離開他，而他的青春也在消逝。青春隨着他的疾病一塊兒消逝，而那藍色的小島也快要遙遠的地方消失了。

明天他可能享受到這同樣溫柔的愛護，一個天真孩子的喃語，可能同樣叫他心曠神怡——其實這是很可能的。青春的純潔的光芒將仍舊逗留在她的眼睛裏——但是同時一定也有責難。他煩惱地等待着這句刺心的問話：

『怎麼辦呢？』

他曾經在什麼地方看到或是聽到說，細菌是在一種聞所未聞的驚人速度下繁殖的。他覺得好像有一顆『責任感』的細菌已經鑽進他的血液，正在以駭人的速率繁殖起來，在他的血管中散播一種可怕的熱度。細菌在他身子裏繁殖，成羣結隊的在他血液中奔馳疾趕，把這突發的疾病傳染到手指頭上。他背上感覺到它，它使他的手心發癢，使他的膝蓋麻痺。

它已經上了他的床，躲在枕頭裏。它爬上牆壁，佔領了牆紙上那些小花朵。

洗臉架上的鏡子在發出責難，空氣凝結起來，使他吸氣都困難——

『你睡着了吧？』他妻子問。

『沒有，我沒有——當然沒有啦，』他神經質地回答。

慢條斯理的冗長的談話開始了。

妻子把手攔在他的額上。

他本想脫口說出來：

『你一定在想——我的病有點拖得太久了！』

他捺住這句話，但是他開口時，聲調裏還帶有惡意：

『該是我好起來的時候了吧。』

妻子嘆了一口氣道：

『我底神啊——這事我們自己作不了主——』

他激惱了。細菌使他發癢，刺激他，激動他。現在他又在一種新熱度新疾病的魔掌下了。這疾病更頑強，更深入，更苦惱人。惡意。她真不該說這種話。『安靜些，親愛的。別憂慮——』她當然該這麼說：『別憂慮。』

『盼望明天我就完全好了。』

他暗暗地期待着她的回話。

他還在期待她的回話，他渴望地傾聽到一聲：『別憂慮！』但是這句答語並沒有講出來，甚至連旁的話都沒有。殘酷的沉默淹沒了全房間。一個熟了的疔瘡快要綻裂了。他擦破那疔瘡。

『我大概明天就完全好了。明天我就進城去——』

他盼望人家會提出激動的抗議：『不行，親愛的，那不行。絕對不行，明天你不能夠去。』

『照你想，我明天的身體是不是能夠恢復到可以進城的地步呢？』

『可能的，親愛的，我不清楚。』

這些話刺激得他勃然忿怒。新疾病的細菌在磨折他。它們在催促他：『責任……』它們在咬掉他的肉：

『嗯，對啦——現在你可以出去啦。你健康了。去吧！一葉孤舟下大海。張開你那「文憑帆」去抵禦暴風雨和颶風。去吧——去跟人類的大海洋作戰。去吧——去征服處女地。但是，先要抵岸——』

喧雜的談話聲從下面街上漂浮上來。星期日曬太陽的男女們好像在激動地呼喊著。

『什麼事？』

他妻子走到窗口去。她一站在那邊，一頭迷人的金髮在窗口映出一個側影，同時她又抬起手來遮眼睛——她底姿容一下子打動了他的心。

『想不到我會那麼殘酷——』他想。

他什麼都忘掉了。

『什麼事，親愛的，什麼事啊？』他好奇地問她。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吉卜賽人提著他們的小提琴回來了。他們說人家不許他們奏樂。他們抱怨今天賺不到錢。顯然他們是因為打了架，因此不可以奏樂。』

『問問他們看。』

『問也是白問，他們準是對你撒謊。他們說皇太子被刺——因此他們不可以奏樂——』
『你說什麼——皇太子被刺？他在哪兒被刺？』

『噢，那只是說說罷了。他們沒帶錢回家，怕挨老婆罵，所以這麼說。』

但是吉卜賽人們騷動地聚集在大耶諾斯街上。他們叫嚷，申辯，咒罵，埋怨。這條街本是奇斯佩斯的吉卜賽巷，人羣越來越多。有更多的樂師從城裏回來了。他躺在床上，看得見一兩支低音六絃琴的琴頸，同時又聽得見宏亮的談話聲：

『嗯，就是因為表示哀悼的緣故。他們說我們要停止奏樂一星期。』

他嚥了一口，覺得喉嚨並不痛。他另有一種很不相同的感覺。好像他的喉痛已經給一種興奮的血清所消滅了。久病臥床的疲倦，衝過喉嚨喊出來道：

『拿我的衣服來，親愛的。』

『你起來可不行。我底神啊，你還不可以起來哩！』

他用一種乾燥堅決的聲調重新說：

『我要進城去。讓我穿衣服。』

二

在電車裏他留神傾聽人們的談話。工廠工人，散工，繫着圍裙的婦女，裁縫幫手，學徒，女服裁縫，工廠女工，時裝師傅，鐵路工人。

『罩衫風行低領頭，裙子要有褶襠。查爾斯叔叔給我一碼窄緞帶，但是我怕不夠用——』

『他哪裏是個後衛！我告訴你，他哪裏是個後衛！嘿，那傢伙簡直不曉得怎麼踢足球，他兩隻腳都是左腳——』

『我真不懂人家怎麼會給人家扒去！我真是不懂。我付啤酒賬時，明明還在口袋裏——』

『我早就叫園丁不要強迫它生長。我知道這麼做是不行的。我記得清清楚楚，這種樹第一年不結果子的。他可說他曾在索波特科試驗過，叫我由他試去，那麼我就由他去做，自然啦，什麼果子都沒長出來。』

『嘿，誰會相信呀！二月間我買了張馬票，不過是出於一時高興。那匹馬去年前年都跑第一。我當時想，今年也許還會跑第一。我問問登記賭注的掮客，「流氓」這匹馬賭賽的比例怎麼樣。他說是十五比一。我投投機。卻真想不到這匹馬又贏一次，我撈到了一百五十塊錢。誰會相信——三年連贏三次！』

他失望。沒人談起那樁大事。

但是——那事為什麼是一件大事呢？為什麼必然是件大事呢？從那件事裏面，他究竟指望得到什麼呢？他想要得到什麼呢？難道他以爲皇太子一被刺，他就可以早點找到職業嗎？

他記起有一次他買了一張彩票，後來看報紙對號碼，發現他並沒有中彩。他手裏拿着彩票又徒勞地對了第二次號碼。他的眼睛忽然給一段動人的地震描寫所吸引住了。他開始閱讀，讀到居民驚駭的逃亡，軍隊的英勇，大寺院的倒塌，火車的出軌等等。這件報導使他震驚，他把彩票忘得乾乾

● 索波特科或名蘇波登察，南斯拉夫北部城名。

淨淨，比起地震來，彩票太渺小了。事實上他以後再也沒想起它，他沒得到彩金，却是得到了一次地震——他從來不曾想到，買彩票會受了人家的欺騙。

『我需要一個職業，我需要麵包——但是我腦子裏却滿是皇太子。』

『號外！號外呀！』

他渾身戰慄。他買到一份報紙，開始貪婪地閱讀起來，是的，吉卜賽人講的是真話。這份號外的每一張上講的都是關於這次謀刺。事情的發生只有幾個小時，但是報紙上已經有一長列一長列關於它的記述了。它已經讓報販在街上喊着賣了。

他下了電車，走進第一家咖啡店。他坐了下來，一心一意研究這件大事。

薩刺耶服——蒲林西普——連發手槍——

但是報館怎麼能搞得這麼快呢？他們怎麼能夠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編排了百萬的小字呢？

咖啡店裏的每張桌子上，都有翻閱報紙的刷刷聲。大家都在閱讀。街上有光着腦袋的人們，邊跑邊喊道：

『報紙！喂，報紙！也給我一份！』

隨後，人們翻報紙不再翻得那麼起勁了，而彈子枱上有個人對他的玩伴說：

『我們打下去吧。』

隨後報紙的沙沙聲越來越沉寂了，隣桌上一位太太放下報紙說：

● 蒲林西普是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他刺殺了奧國皇太子。

『嗯，我剛才在說，伊爾瑪嬌嬌完全不喜歡這種事情——』

一聲嚷叫，震動全屋。

『深棕色的咖啡餅，加上打起泡的乳酪，第二桌，中央！』

店老闆除下夾鼻眼鏡，連忙往小小的噴水池跑去。

『不行，小寶貝，你這樣做不行。』他對着一個女孩講，聲調裏帶着遏制住的憤怒。『旁的小乖乖也要看金魚啊。』

他很想站起身，解釋給大家聽，叫他們別胡塗：

『諸位先生，太太，小姐，這不是日常的小事情！諸位先生，太太，小姐，皇太子的被刺是一件歷史性的事——要成為學校裏的教材，要成為考試題目，考不出來的要不及格！』

『喂，茶房，你管這叫做溫茶嗎？嘿，它把我嘴都燙壞了！喂，掌櫃的！老闆！請你過來一會兒。我只要問問你，倘若你們管這叫做溫茶，那麼熱茶是怎樣的啊？』

老闆離開噴水池，連忙趕到神經質的顧客身邊。他吩咐茶房去拿些冷牛乳來，同時又向那位神經質的紳士保證說，這茶房並不是正式的職工，只是個臨時的替工。他一貫不雇用這樣魯莽的人，但是——既是星期日——又在夏季，我底天哪——這種事情才會發生——但是先生，您對於薩刺耶服的謀刺案不曉得有什麼看法；自然啦，我向來就在說，那些無政府黨——

『那干我什麼事？我不感興趣。禮拜天下午五點鐘，全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叫我感到興趣：一杯溫咖啡，兩片咖啡餅，一片黃的，一片焦黃的。至於你所談的，我今天夜裏上床才去看，現在

我不叫那事麻煩我。整個星期中，我已經夠煩的了。」

『但是我們的生意可受了影響啊。警方說，我們不可以奏樂。我這裏的一個特別節目，就是昨夜九時起有音樂夜座。不許我奏樂，那乾脆叫我關門得啦。您看這件事會不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你所謂嚴重的後果，又是什麼意思呢？我所看到的唯一嚴重的後果，就是那種把人喉嚨燙焦的熱咖啡——那件事說來非常可惜，但是在一個禮拜天的下午，正當想喝杯咖啡的時候——』

『照您想，明兒人家會不會讓吉卜賽人奏樂？』

『那我怎麼會知道。如果警察局長想拍拍上級的馬屁，禁令可能延長一兩個星期。』

『一兩個星期！你當真說是一兩星期？天哪，那我就完蛋了！夏季的生意本來就清淡，現在又加上這條禁令——那我一定破產，我撐不下去。』

在每張桌子上，人人把這件大事慢慢地連繫到各人的日常生活。

『你想到比哈去一趟？是做生意去吧，當然啦！難道你以為火車因為太子被刺而停止行駛嗎？』
『我得稍微改變一下。我把這照片排印出來時，四周加上一個黑框，附上一個標題說：他在薩刺耶服慘遭兇手殺戮。』

這些人一向以輕率淺薄的態度來看待和討論每件國家社會大事，隨便連繫到每人的私事，現在他們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薩刺耶服事件。但是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他本以為輿論一定會像炸彈那麼爆炸，而他們就會忽然輟化下來——是的——但是他所謂『輟化』，又是什麼意思呢？他怎麼想起他們會輟化呢？這究竟是那一種說法呢？他彷彿覺得自己還有熱度。

他站起身，緩慢地離開了咖啡店。不久一輛極擁擠的電車便載着他朝奇斯佩斯疾馳而去了。

他沮喪地蹲在電車的一個角落裏。他覺得有件什麼事不對頭。有件什麼事弄糟了。有件什麼事沒有兌現。有件什麼『凍結』了——對啦，『凍結』這兩個字正說明了他這次進城的意義。他覺得喉嚨裏有點疼癢。那件大事，原來也是這麼一回事，他受了騙。他怎樣會受騙的？誰騙了他呢？難道他以為皇太子和太妃的悲慘命運，就可以解決他的生活問題？他為什麼把個人的命運，跟皇太子的命運牽連在一起？他不能理解這件事。

他的身邊有兩個人正在用細心考慮的低聲談話：

『我希望這不至於產生什麼醜事。我不明白怎麼會發生這種事的。最大的原因是不小心吧。沒注意到像這樣的一個錯誤——』

他們倆很細心地閱讀報紙的號外，用鉛筆劃出某些段落來：

『這兒——還有這兒——這兒，又是——得啦，現在太遲了——』

他也從口袋裏摸出報紙，試想找出究竟是什麼醜事。

『老皇悲慘的逝世——』他讀着。

又有一段說：

『法蘭茲·斐迪南，奧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國王，決定——』

報紙編輯的事情他有點曉得，現在他不但找出醜事的地方，同時也明白為什麼報紙號外能夠這樣神奇迅速地出版。

關於老皇的逝世訃文和頌揚新帝兼新王的文章，攔在編輯室裏已經好幾年了，都已排好，隨時可以付印。現在報紙的號外滿是這一類文章——只是稍微改動一點。那末自然嘍，所排好的文章只是提到老皇的逝世和新王登基的。他們並沒計算到實在發生的事。沒想到老皇的壽命倒比皇太子長呀。所以這兒那兒，有些舊文句還保留下來。

而且所有的文章都排好好幾年了。

這就是醜事啦。這是整個事件中唯一的醜事。

世界仍舊像從前一樣存在着，問題只是關於一些排印上的錯誤。

醜事。

三

第二天早晨，他醒得很遲，即刻試試他的喉嚨。他的喉嚨竟然好了，這事叫他有點驚慌。他健全。他復原了。現在：他應該怎樣利用他的健康呢？

昨天夜裏他沒機會談起一天的出遊。他到家的時候，妻子已經睡了。這又叫他不高興。她應該等他回家才對呀。雖則——

但是，無論如何，他總該講一點，他有點胆怯，怪不自在地說道：

『哼，吉卜賽人說得不錯——是的，他們說得不錯——報紙上滿是這樁事——城裏非常激

動——』

妻子看着他，她的眼睛裏有點悲哀，好像對他挑戰似的。

『我曉得，我曉得，』他開始有點激動地說。『我曉得你所要說的、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這對於我們並沒什麼好處。得到一個職業要好多啦。』

『我真的沒有這麼想。但是你爲什麼這樣激動呢？首要的問題是，你該恢復健康。你的喉嚨還很敏感。這我可以料定。你不應該講這麼多話。這對於你的喉嚨不很好。報紙呢？』

他將報紙給她以後才稍微平靜點。她很感興趣地看着報紙。

『看！』她活潑地喊着。『這些文章一定很久以前就寫好了。這段說到老皇的死。這段說到新皇帝。多麼有趣呀！』

『你注意到了嗎？』

『你沒覺察到嗎？』

『沒有，我沒有。等到人家在電車裏談起，我才發覺。你的眼睛多麼尖——』

妻子這樣快地找出錯誤，很使他不快。現在他注意地看着她，她怎樣睜眼看着文章，怎樣摺攏報紙，怎樣鎮靜地將報紙攔在桌上。

『你看完了嗎？』

『我都曉得了。我不用多看。這是一樁大事——但是——』

但是。『但是』這兩個字的意義是：喂，你究竟希望從這事中找到什麼呀？你以爲這就會解決